



水 滸 改 錯

梅 花 生 著

梅花生著

水滸傳改錯

水滸傳改錯序

著小說至耐庵。吾無間然矣。評小說至聖歎。吾無間然矣。嗚呼。世豈知三百年後。竟有吾友梅花生其人者。以傾倒耐庵。傾倒聖歎之故。至不惜精研覃思。於無句中求句。無字中求字。析乎毫芒。通乎神明。發憤而成水滸改錯一書也。夫耐庵才子。其著書也。矜慎而不苟。聖歎知之。吾友梅花生亦知之。聖歎評水滸。曲盡水滸之妙。是不愧爲耐庵功臣。梅花生讀水滸。能改水滸之錯。尤不愧爲耐庵諍友。吾讀其駁第三十五回。只見剝人機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一條。乃知才子之文。百密不無一疏。讀其評第二十三回。以新年八十五歲。爲卽暗射潘金蓮一條。乃知明眼如聖歎。有時卻被耐庵瞞過。抑豈惟聖歎而已。三百年來。普天下錦心繡口才子。於此等處。都只匆匆讀過。設非吾友梅花生讀書得間。別具隻眼。則耐庵之百密一疏。終無人糾正。耐庵之苦心孤詣。聖歎知之而不能盡者。亦終至於無人知焉耳。豈非天下古今

一大憾事哉。梅花生於書無所不窺。尤精史學。其有所得。往往獨標新義。發前人所未發。近年益耽著述。所撰左傳集註。信爲傳世之作。顧獨不欲以小說家名。故其著水滸改錯也。則以讀史之眼光。爲第一才子書放一異彩。其隱名梅花生也。則取其姓名每字之半。離而化之者也。嗚呼。世之讀水滸者。知有耐庵聖歎而已。不知有梅花生也。知有梅花生而不詳其姓氏。雖知仍等於不知。而梅花生則曰。吾書旣與世人相見。吾之責已卸。吾之名可隱。此水滸改錯一書。所以不著作者真姓氏也。雖然。水滸奇矣。評水滸尤奇。改水滸錯則奇之又奇。若近人胡適之所撰水滸考證。重在考據。江蔭香所撰新式水滸演義。注重在標點符號。及分段改良。俱與原書本旨無關。且亦不及改錯之能引起讀者興味。吾知是書一出。凡愛讀水滸傳者。無不人手一編。資爲津逮。如中流之有楫。如夜行之有燈。普天下善男信女。胥將絲繡平原。鑄島佛。豈不大千世界無量功德哉。民國十四年十月沙縣曹振懋序。

水滸傳改錯

建寧梅花生撰

前序

水滸傳爲章回小說之鼻祖。其結構也密。其叙事也細。其行文也婉而曲。巧而奇。江南有怪傑金聖歎者。竭全力爲之表章。自時厥後。如風行而水流。徧國中無不知有水滸傳者。雖然。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而况文字乎。劉子玄曰。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於是乎有惑經之作。經書猶爾。而况小說。顧好學深思之士。既不屑屑焉於此。而探幽索隱者。又無暇及此。遂令水滸一書。數百年來。無人焉爲之箴膏肓。起廢疾。謂非缺陷哉。余年十一。在塾中閱水滸傳。爾時童子無知。不辨紕謬。嗣是困於學問。牽於人事。不復寓目。適從廈門來。駭浪簸舟。偃臥三晝夜。從友人處借閱一過。見其中頗有可議處。旣抵滬。乃刺取而論之。昔毛西河作四書改錯。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余於是作水滸改錯。乙丑夏

日梅花生序於吳淞江邊之憐心樓。

楔子。洪太尉到上清宮。要見天師。真人稟稱。天師難見。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太尉依着他說。許多道衆。送到後山。指與路徑。

按太尉身爲天使。能一一如真人所言。不可謂不志誠。何以真人不使人導路。使人導路爲一事。太尉志誠與否。又一事。不得謂使人導路便不志誠。况路徑旣待指與。則山中之岔路。必多而不導引。何異戲弄。戲弄志誠爲民請命之人。有道真人。當如是耶。且指與路徑。係對待行道之人之所爲。乃以之對待志誠求見天師之欽使。豈有此理。作者以有引路者。下文見道童時。不易著筆。說明是天師不可不說明。亦不可也。然而疏矣。乃太尉亦無一言要求導路者。何歟。應於指與路徑下。說太尉要求引路之人。真人以有引路者不足。表明太尉志誠心方可。可者。僅可之謂。又太尉遇虎之後。行過三五十步。只覺得那裏又一陣風。吹得毒氣直冲將來。夫

毒氣直冲將來。已經覺得。豈能倖免。雖曰天師善幻。讀者不必認真。然而事實難。誣作者要當交代。

第六回魯智深在菜園請衆潑皮喫酒。喫得正濃。衆潑皮請智深使器械。智深取出渾鐵禪杖。颼颼的使動。衆人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牆外一個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看一個官人。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鬢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獺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爪頭朝樣皂靴。生的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云云。

按林冲站在牆缺外邊。牆內之人。必不能見其全身。自不能見其所穿之靴。若係短衣。猶可言也。今明明穿戰袍。豈有看見皂靴之理。然亦有人立在缺牆之外。牆內人。能見其全身者。是必缺處毫無障礙。方可。今觀下文。智深請林冲相見。林冲便跳入牆來。及使女錦兒來報。林冲便跳過牆去。跳來跳去。明明有缺牆隔住。魯

智深未嘗服禁方如扁鵲安能洞見垣一方乎

管至父見齊襄之足於戶下鄭俱兒見臧質之鼻於湖中足以上為

也。戶所蔽鼻以外為荷所蔽不得而見之也。若言見公於戶後見質於水中可乎。

第十七回吳用等在東溪村晁蓋莊上因劫生辰綱事發作宋江飛馬來報吳用見宋江而不知為誰

按及時雨宋公明。江湖上莫不傳說。書中再三言之矣。李俊在江州。尙且要去鄆城縣和宋公明廝會。豈有近在咫尺之吳用。而竟有未見面之理。况吳用自幼與晁蓋結交。晁蓋亦當介紹。而吳用又非循理守法安分讀書之秀才。何以不曾見面。而且惺惺惜惺惺。好漢愛好漢。吳用能遠識石碣村之三阮。而不識近在咫尺之宋江。揆諸事理。豈其然乎。

第十九回晁蓋等破濟州官軍後。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山寨裏筵會。自醞的好酒。水泊裏出的新鮮蓮藕。并鮮魚。山南樹上。自有時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棗柿栗之類。自養的雞豬鵝等品物。

按泛言山泊裏所有。原無不可。古人所作記事之文。及兩京三都等賦。亦常取所有物品。拉雜而敘之。後之人不以爲非。何獨於此而疑之。不知今茲所敘。乃敘戰勝後慶賀時之食品。慶賀時間。至多不過十日。與五十回。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及六十一回。衆頭領。做物品者不同。但當切其時所有者而言。方合。或曰。時新句不可泥看。蓋言山南有桃李等樹。當慶賀時。自有新出的菓品。非謂桃李等類皆有也。雖亦可通。然究不如切實言之之爲愈。况自醞的自養的泊裏出的樹上生的四句。係平列當時實有之品物。何獨於此一句而不然乎。濕上各大公司。大書統辦環球貨品。而西藏路同豐水菓行。則大書統辦環球應時菓品。

特加應時二字。得竅哉。二

第二十三回。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到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八十三歲。聖歎於

此處批絕倒二字）

按聖歎自是聰明絕頂其批水滸傳確能將作者心事一一傳出故其批評中往往有自負語一則曰何讀書者之多忽也以見唯我聖歎不忽也一則曰良工心苦誰能知之以見唯我聖歎能知之一則曰須要一一知其筆端墨跡毋爲昔人所瞞如是始得謂之善讀書人以見唯我聖歎能不爲人所瞞唯我聖歎乃善讀書人然此新年八十三歲一語聖歎竟忽而不知爲作者所瞞矣夫論其表面則令人絕倒而論其實際乃暗射潘金蓮也何以知其爲暗射潘金蓮也大凡答人年歲之問如說甲子時若在六十歲以內則云某甲子若逾六十歲則云前某甲子或於某甲子上加年號假如當日王婆但云戊寅生則是二十二歲新年卽二十三歲然王婆賊頭賊腦其與西門慶談話一路皆用隱語若逕說戊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二十三歲不但說話太直失却王婆口吻而行文亦不曲折且又不能取笑故云新年恰好八十三歲蓋王婆早知西門慶就裏故爲此風話以撩之

也。不曰七十三。不曰九十三者。一甲子六十年。不得言七十三。九十三也。假如言七十三。則除去六十。是十三歲。假如言九十三。則除去六十。是三十三歲。如此。便非暗射潘金蓮。如此。但批絕倒二字。可矣。今云新年八十三歲。則爲暗射潘金蓮無疑。因王婆既未聲明。是前之戊寅。又未聲明。是某年號。但云戊寅生新年八十。三歲。世無八十三歲嫁人之理。則當除去一甲子六十年之數。除去六十。年則是二十三歲矣。然何以知新年二十三歲之。卽暗射潘金蓮耶。上文潘金蓮問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武二十五歲。潘金蓮道。長奴三歲。是潘金蓮本年二十二歲。新年則二十三歲矣。作者故意加一甲子六十之數。又加新年二字。以撲索迷離之。此聖歎所以爲其瞞過。然卽不加新年二字。但云八十二歲。亦非聖歎所及知也。其無端加新年二字。奈何。按武松到陽穀縣時。約十一月。在他哥哥家中過了。一個多月。當西門慶與王婆扳話之時。正是十二月。將盡。故用新年二字。下文西門慶與潘金蓮在王婆樓上。其時正是新年。西門慶問潘金蓮青春多少。潘金蓮

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三恰與王婆所言之歲數除去六十年者相合故曰暗射潘金蓮也。又按戊寅爲哲宗元符元年。至徽宗宣和二年計二十三年。史稱宣和三年。宋江等三十六人起爲盜。恰合。

竊謂羣書中無此巧合之文字。卽令作者本意不如是。亦不妨作如是觀。天下後世錦繡才子不以爲如是。則已。苟以爲如是。則有一與此有連帶關係之文字。請考於後。二十二回武松走到景陽岡上。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廟門上站着一張印信榜文。末署政和年月日五字。按政和與宣和相隔雖不過數年。然精密言之。不如改爲宣和年月日。論事實係宣和元年此與六十一回第三日綁盧俊義赴法場同一失於計算也。

第三十五回當下四個人進山巖邊人肉作房裏。只見剝人橙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

按此處下筆欠細。上文那人接了宋江的銀子一句。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一句。

及此處那大漢看見宋江一句。皆作者記事之筆。自然要說明宋江。至於挺着宋江一句。乃是從四個人眼中看出的。與作者記事者不同。四個人不認得宋江。安能知剝人橈上挺着的是宋江乎。當云只見剝人橈上挺着一個罪人。方合云罪人者。因李俊和童威童猛三人已聞李立說有一個罪人。且此時宋江帶上行枷。尙未除去。故一見知爲罪人也。

又只見剝人橈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一句。殊欠分曉。因剝人橈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則是三個人都挺着在剝人橈上。既是三個人都挺着在剝人橈上。何以又顛倒頭放在地。地下與橈上是兩處。宋江和公人未分開。故曰欠分曉。按當時情形。只宋江一人挺着在剝人橈上。兩個公人則顛倒頭放在地下。因上文那人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放在剝人橈上。是剝人橈上只宋江一人。上文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是兩個公人則放在地下。按文法。衍一和字。當刪去。和字改爲那字。只見剝人橈上挺着一個罪人。爲一句。那兩

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爲○一○句○如○此○方○明○白○或○曰○只○見○剝○人○橈○上○挺○着○宋○江○爲○
一○句○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爲○一○句○略○通○但○和○字○終○無○根○據○因○宋○江○既○挺○
着○在○剝○人○橈○上○則○誰○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乎○既○論○定○忽○念○新○式○標○點○之○
水○滸○傳○對○於○此○句○不○知○如○

何○人○九○字○亦○行○篋○中○又○無○此○書○會○弟○肄○業○大○夏○大○學○遂○取○閱○之○則○挺○着○宋○江○和○兩○箇○
公○人○九○字○亦○作○一○讀○因○此○復○觀○胡○先○生○之○考○證○及○汪○先○生○之○校○讀○後○記○按○胡○先○生○的○箇○
定○考○證○成○起○手○云○這○是○用○新○標○點○來○翻○印○舊○書○的○第○一○次○我○可○預○料○汪○君○這○部○書○將○來○一○
新○式○標○點○符○號○原○案○還○要○大○得○多○汪○君○對○於○這○書○校○讀○的○細○心○費○的○工○夫○之○多○這○部○
是○我○深○知○道○並○且○深○佩○服○的○我○因○想○到○現○在○中○小○學○校○大○部○教○授○白○話○文○國○文○教○員○
都○是○學○問○精○通○的○一○則○於○句○讀○自○然○是○明○白○的○但○是○國○文○教○員○最○爲○繁○雜○我○恐○怕○中○小○
學○校○的○教○員○們○一○則○沒○有○閒○暇○的○工○夫○去○細○心○理○會○他○一○則○因○這○部○水○滸○傳○的○句○讀○
是○汪○放○原○先○生○標○點○的○高○語○罕○先○生○指○正○的○胡○適○之○先○生○鑿○過○的○不○敢○去○更○正○他○到○
了○講○授○時○發○生○障○礙○起○來○那○就○糟○了○我○所○以○不○憚○煩○說○了○又○說○就○是○這○箇○緣○故○至○於○
汪○先○生○的○校○讀○汪○先○生○又○云○有○些○地○方○我○自○己○不○能○聽○說○其○三○條○我○以○爲○沒○有○錯○處○
似○不○必○改○正○汪○先○生○又○云○有○些○地○方○我○自○己○不○能○聽○說○其○三○條○我○以○爲○沒○有○錯○處○
怒○怕○失○了○原○文○的○真○相○故○我○不○敢○校○改○我○不○知○汪○先○生○所○說○把○錯○處○錯○了○的○地○方○和○我○
所○說○的○有○相○同○的○地○方○沒○有○我○深○願○汪○先○生○有○閒○暇○的○時○候○把○錯○處○錯○了○的○地○方○和○我○
出○來○給○我○見○識○見○識○我○尤○願○汪○先○生○和○愛○讀○水○滸○傳○的○人○們○
把○我○改○的○有○不○合○的○地○方○也○一○條○一○條○的○舉○出○來○指○教○我○

第三十六回 鄆城縣公人在江州府當廳下了公文 押宋江投廳下 蔡九知府看見

宋江一表非俗。

按前十七回。敘宋江面黑身矮。後六十七回。宋江商議立梁山泊之主。自道有三件不如盧員外。第一件身材黑矮。員外堂堂一表。竊謂宋江相貌無論如何而在。蔡九口中不能言其一表非俗。使果一表非俗。何至與盧員外較量他事。可以謙讓。相貌有何謙讓乎。夫黑矮與俗。本不能併爲一談。不得謂黑矮卽俗也。王荊公面黑晏平仲身矮。伊尹則黑矮兼之。固不俗也。然辨雅俗於貌。實難。非讀書多識人多。閱歷多。鑒別良非易易。蔡九紈袴子。安知雅俗。况宋江爲階下囚。蔡九有此巨眼乎。或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其貌當不至蠢陋。曰。是固然。但作者旣言宋江黑矮矣。則雅俗終非蔡九所能一望而知也。

第四十回。宋江等大破江州之後。都到穆太公莊上飲酒。中間宋江要求衆好漢。去打無爲軍。殺黃文炳。晁蓋道。不若且回山寨。聚起大隊人馬。再來報仇。宋江道。若是

回山去了。再不能彀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者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癡想。

按宋江雖梟雄。然平日出話頗和婉。謙退。此次感衆人救命之恩。自言深於滄海。無以報答。事未逾時。又有要求報仇之事。豈有衝撞之理。想當日情形。出諸魯達李逵之口。則可。若宋江不至有不要癡想之言。此節不甚錯。因作者述各人口氣。恰如其人。此言不類。故辨之。

第四十六回。宋江打祝家莊。因路徑不熟。差石秀楊林去探聽。石秀扮作賣柴人。入去。遇着一個年老的人云云。

按祝家莊上人當梁山軍馬壓境之時。偷教破入。勢必玉石俱焚。其戒嚴情形可想。而知石秀非本地人。此老人有切膚利害。何以不報知祝彪。擒住盤查。然猶曰。果爾。則祝家莊無攻破之日。故行文不得不如此。然石秀入莊。必經村口。而梁山軍馬卽駐在村口。由外入內。豈有不知有軍隊之理。卽老人亦無不知石秀來時。必經村口。斷無不知有軍馬之理。乃石秀問老人。此間是何風俗。爲甚都把刀槍。

插在當門。獨不防老人。人生疑乎。如此探問。可謂笨極。那老人道。你原來不知。老人容或懵懂。石秀不應糊塗。作者於此殊欠斟酌。聖歎批云。問得好。又精細。下文老人道。這裏早晚要大廝殺。石秀道。此間這等好村坊。怎地了大廝殺。聖歎又批云。問得好。不圖聖歎亦懵懂糊塗。至此且總評評云。石秀探路一段。描出全副一個精細人。讀之益想耐庵七竅中。真乃無奇不備。朱晦翁云。溺愛者不明。冥頑父母之於蠢子。則然。乃自命善讀書之金聖歎。於其所溺愛之文字。而亦有然此之謂阿其所好。

第五十一回。高廉作妖法。殺得宋江人馬。大敗虧輸。吳用怕他劫寨。宋江傳令。只留下楊林白勝看寨。其餘人馬。退去舊寨內將息。是夜高廉果使妖法來劫寨。見是空寨。怕中計。四散逃走。高廉中箭敗回。楊林等拿得神兵二十餘人。解赴宋江寨內。具說雷雨風雲之事。宋江吳用見說。大驚道。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却又無風無雨。衆人議道。正是妖法。只在本處。

按隔却五里遠近無風無雨極平常之事苟非不辨菽麥者類皆知之曾謂智多星而不知乃值得大驚小怪更待衆人聚議始知妖法只在本處且此時不議破妖法救柴進而惟風雨是議一若園翁溪友飽食無事科頭箕踞於綠樹陰中量晴較雨也者抑何可笑

第五十四回宋江兵馬被呼延灼連環馬軍大敗之後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鴨嘴灘寨內駐劄只教帶傷頭領上山養病以下單敍呼延灼一方面之事久之久之乃敍凌振施放火炮攻打寨柵直至梁山水軍頭領捉住凌振乃商議破連環馬之策又苦無良法然後湯隆起身道小人不材願獻一計除是得這般軍器和我一個哥哥徐寧可以破得連環甲馬林冲道你不說起我也忘了這徐寧的鈎鑣槍法端的是天下獨步

按北宋京師在今河南開封縣梁山泊在今山東壽張縣凌振到呼延灼行營以前信使往返四次

①呼延灼用連環馬軍大敗宋江兵馬之後差人去京師報捷。

②高太尉領旨差官齎錢去呼延灼行營賞軍。

③差官回到京師備說呼延灼求索砲手凌振要建大功。

④凌振把應用的煙火藥料諸色火砲來到呼延灼行營。

四次途程及中間籌備豎逗遛之時期至少需一個月此一個月中兩軍既未交綏又無一言安頓實屬疎漏且大軍壓境存亡所繫各頭領利害切身苟有可以破得連環甲馬之計何以遲至一月之久始行獻上故在林冲猶可說你不提起我也忘了而在湯隆則不可到今日始提有人可以破得連環甲馬也當於初次大軍敗後即提湯隆之言再用話分兩頭法於頭領上山養病後一面依原文敘呼延灼差人報捷至凌振被捉止再敘時遷偷甲及賺徐寧等事方爲周到今不分別敘去又不用補敘法是凌振被捉湯隆獻計之後凡時遷偷甲徐寧上山雷橫監造鈎鏃槍以及山寨選揀精銳曉夜學習槍法之時間至少又當在一個月

而官軍方面又寂寂無聞。一若專候梁山泊好漢布置一切也。者寧有此理。

又湯隆言願獻一計。願之云者。我願之未必人皆願之也。有計能破連環馬山泊中上自頭領下至嘍囉。孰不願之。豈獨湯隆一人願之乎。須知願字含有希望之意。朱雲傳臣願賜尚方斬馬劍。蓋恐成帝之不願也。今湯隆獻計。豈慮宋江之不願歟。當云請獻一計。張良傳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其不曰願者。蓋知漢王無有不願也。此字亦不甚錯。以奇書故。不得不辨。服膺韓非子。敢吹毛求疵。志在魯春秋。故責備賢者。

第五十六回。呼延灼大敗之後。去投青州慕容知府。一日在近桃花山一個酒店歇宿。到三更時候。所騎來御賜的踢雪烏騮馬。被桃花山小嘍囉偷去。呼延灼聽得酒保叫屈。連忙跳將起來。望見遠遠火把尙明。提了雙鞭。叫酒保引路。就田塍上趕了二三里。不見前面火把。不知那裏去了。呼延灼說道。若無了御賜的馬。却怎的是好。酒保道。相公明日須去州裏告了。差官軍來勦捕。方能奪回這匹馬。呼延灼悶悶不已。坐到天明。叫酒保挑了衣甲。逕投青州。

按此處疎漏當於坐到天明之上加一句云只得回到店中再接坐到天明叫酒保挑了衣甲逕投青州如此方合否則呼延灼與酒保二人在田塍上坐到天明必無其事假令有之則甲在店中亦當於坐到天明之下加一句云回到店中再接叫酒保挑了衣甲逕投青州如此方合

第五十八回魯智深到華州城裏要救史進被賀太守賺到後堂喝聲拏下賀太守正要勘問魯智深大怒道你只把史進兄弟還了酒家玉嬌枝也還了酒家等酒家自帶去交還王義你却連夜也把華州太守交還朝廷若依得此三事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個不的不要懊悔不迭

按魯智深性情雖屬粗魯心地頗覺明白此種毫無意識之言非大醉或顛狂者斷不出此想魯智深平日行爲此時只有消極則閉目不發一言如白勝之在濟州署積極則破口大罵一頓如石秀之在大名署之兩法豈有與人商量萬做不到之事之理身被捆縛乃曰佛眼相看命在須臾猶曰不要懊悔此元人之所謂

呆打孩而滬上方言之所謂阿木林也。呆打孩者。癡呆之意。阿木林者。懵懂呆笨。冥頑不靈之人。作者敘述各人口氣惟妙惟肖不解此處何以笨拙乃爾。

第五十九回晁蓋聽罷段景住報告曾頭市五虎及教師史文恭發願要捉盡山寨中頭領後心中大怒當日便點二十個頭領五千人馬下山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灘餞行聖歎批云上文若干篇每動大軍便書晁蓋要行宋江力勸獨此行宋江不勸而晁蓋亦遂以死深文曲筆讀之不寒而慄

按聖歎批評水滸傳對於宋江往往故甚其辭竊謂過矣宋江最可惡處在背晁蓋誓言一事至打曾頭市不勸者殆作者偶然疏漏乃以爲深文曲筆是誣作者矣大凡作小說者可以虛造事實不能抹煞情理當晁蓋欲打曾頭市之時以宋江平日力勸之情形揣之不至無一言相勸故曰作者疏漏就令無一言相勸亦絕不足異蓋宋江無欲死晁蓋之心也假令宋江有死晁蓋之心則前此打青州打華州打高唐州打祝家莊何以皆力勸止豈前此皆小敵今此曾頭市爲大敵

而○知○晁○蓋○之○必○死○於○是○役○耶○不○知○晁○蓋○之○必○死○於○是○役○而○晁○蓋○竟○死○於○是○役○豈○人○
 之○所○及○料○哉○其○無○一○言○勸○止○亦○偶○然○未○勸○耳○故○曰○絕○不○足○異○王○導○曰○我○雖○不○殺○伯○
 仁○字周顛伯○仁○由○我○而○死○蓋○當○時○周○顛○之○生○死○繫○於○王○導○之○一○言○故○導○檢○中○書○故○事○
 引○爲○已○罪○今○晁○蓋○之○生○死○豈○亦○繫○宋○江○之○一○言○乎○假○如○宋○江○因○晁○蓋○之○死○欲○自○引○
 咎○曰○我○雖○不○殺○哥○哥○哥○哥○由○我○而○死○君○子○且○不○之○許○安○得○以○他○日○晁○蓋○之○死○而○歸○
 咎○於○宋○江○之○不○勸○止○耶○或○曰○觀○於○後○此○宋○江○之○無○心○報○晁○蓋○之○仇○即○可○證○今○此○宋○
 江○之○有○心○致○晁○蓋○於○死○曰○此○不○能○併○爲○一○談○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然○不○能○報○者○十○
 之○五○豈○得○曰○此○十○之○五○之○未○能○報○者○皆○有○心○欲○死○其○父○耶○或○又○曰○宋○江○所○處○之○境○
 與○人○子○之○未○能○報○仇○者○不○同○奈○之○何○其○怠○於○報○復○歟○曰○此○則○宋○江○之○可○惡○也○宋江自量
其力不能擒史文恭而晁蓋誓
言又苦於不可違故難於報仇若○因○此○而○責○其○欲○死○晁○蓋○則○大○不○可○信○如○聖○歎○言○乃○
 作○者○無○理○取○鬧○故○設○罟○獲○陷○阱○驅○宋○江○而○納○諸○其○中○於○宋○江○乎○何○尤○乃○曰○深○文○曲○
 筆○不○寒○而○慄○作○者○有○知○不○幾○爲○之○齒○冷○歟○然○聖○歎○猶○以○爲○未○足○復○引○春○秋○許○世○子○

不。嘗。藥。之。文。證。宋。江。實。弒。晁。蓋。鍛。鍊。周。內。一。至。於。此。嗟。乎。聖。歎。

第六十回。吳用打扮算命的先生。在盧俊義的後堂小閣兒裏。做了四句卦歌。叫盧俊義在白壁上平頭寫去。歌云。蘆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

按水滸傳中詩詞。以白秀英在鄆城縣勾欄裏戲臺上的定場詩（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爲最佳妙。以此歌爲最惡劣。夫走江湖之算命先生。那有佳作。歌雖惡劣。正是本色。惟每句第一字。嵌成盧俊義反四個字。則太糊塗。凡人於自己姓名最易感覺。况歌詞平列易看。又經親手繕寫。苟非騃漢。莫不明瞭。此種技倆。只可騙俗。不可耐之。守財虜。豈能騙河北三絕之玉麒麟乎。假如被盧俊義看破。卽不危險。亦必僨事。自稱加亮之吳用。何不亮。至於此極耶。或曰。岳傳載瘋僧在靈隱寺做了八句詩。每句第一字。嵌成久佔都堂閉塞賢路八個字。秦檜不知。必待瘋僧說明。秦檜乃大怒。曰。水滸。

傳與岳傳何可同年而語。不可以岳傳比。水滸傳且瘋僧何忌之。有彼且惟恐秦檜之不知。不知則無以折其奸。吳用則惟恐盧俊義之知之。知之則無以售其計。惟恐其知而故露破綻。與石秀之探路其糊塗將毋同。

第六十一回。盧俊義由梁山泊回到北京。因日已薄暮。趕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日早晨。在城外遇着燕青。便問小乙。你怎地這般模樣。燕青便把家中情形告訴。並言李固吩咐一應親戚相識。不得安歇。燕青在家。因而在外求乞度日。且深知主人必不落草。故苟延殘喘。候見主人一面。不到別處去。

按此種行爲說別個義僕。則可。若說吹得。彈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曾。又能說得。諸路鄉談。省得諸行百藝的市語。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得。一張弩。三枝箭。郊外落生。並不放空的燕青。則不可。燕青有此技能。無論其他。卽射蟲蟻。亦可得食。如之何其必至於求乞也。且值此大變天地。晦盲佼佼。燕青真有大劫飛灰。人間何世之感。當此時也不星夜奔赴梁山。哭告主人。而乃

苟延殘喘。候見不可。必返之。主人候見。不知何時始返之。主人候見。雖返而不可。必遇之。主人千伶百俐之燕青。願如是乎。作者之不顧事情。又往往如此。或曰。正惟燕青千伶百俐。能知主人之必不落草。與其奔赴梁山。不能見面。何如逗遛城外。冀其相逢。則試問盧俊義到京之日。假如早一二時到來。便趕入城中。送入虎口去矣。燕青能逆料在城外必遇耶。不能逆料其必遇而望天保佑。冀其一遇。是兒女子窮無復之不得已者之所爲也。以兒女子之所爲者。加諸千伶百俐之燕青。可乎。不可乎。

第六十二回。石秀在北京。因劫法場。救盧俊義。寡不敵衆。兩個都被捉了。次日官廳方面。接到沒頭告示。因此得存留二人性命。

按捉去之時。當在下午。次日即收得梁山沒頭告示數十張。當尙有未收者。黏貼此項沒頭告示。在昨夜。即石秀劫法場之晚上。梁山泊好漢聞戴宗報信之後。會商需時。起草及謄寫需時。黏貼需時。戴宗雖有神行法。恐無如此神速。

又第一日下午。並非下午。姑就六十一旬而言。另駁天色傍晚。盧俊義起解。

第二日早上。盧俊義被燕青救去。約在中午時分。盧俊義又被公人捉回。是夜燕青睡在林子裏。

第三日。燕青碰見楊雄石秀。燕青楊雄往梁山。石秀往北京。是夜石秀在北京城外歇宿。本日北京官廳方面無事。

第四日。午時三刻。石秀劫法場。

按盧俊義自起解之地。至被捉所在。不過四十餘里。第二日。中午被捉。連夜即能到北京。計程論理。必於本日到北京。何不於第三日。綁赴法場。斬首。蓋因第三日。石秀尚在路。上。故作者不得已。挨至第四日。此種不得已之處。本可原諒。大抵杜撰之事實。往往露出破綻。猶之說謊話者。往往露出馬脚也。乃觀第四日。石秀在北京城內。但見人人嗟嘆。石秀心疑。來到市心裏。問市戶人家時。只見一個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這北京。有個盧員外。等地財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逃得回來。

倒喫了一場屈官司。迭配去沙門島。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個公人。昨夜拿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這市曹上斬他。明明是第二日晚上拿回。姑不待晚上。却說昨夜。昨夜乃第一夜。然後知作者並未曾計算不過隨筆寫去非不得已也。須知此種困難之處。若經計畫容易解除。

又董超薛霸收了李固的銀子。相別歸家。收拾包裹。連夜起身。上文已有各自歸家。收拾行李包裹。

即便起程之言。此處當改云相別歸家。攜了包裹。連夜起身。方合。與下文看看天色。傍晚約行了十四五里之句。相

觸。觸按當時情形。大約傍晚時起程。或在晚上起程。因是日脊杖需時。釘枷需時。

臉上刺印及辦理公文。尤需時。董超薛霸收拾行李。又需時。李固請董薛二人在

酒店混帳。又需時。非至傍晚不可。故上文曰連夜起身。至下文看看天色已晚。句

乃作者疏忽。當刪去。否則收拾包裹。連夜起身。句須刪去。連夜二字始免牴牾。

第六十四回。宋江背瘡。央張順去請安道全。宋江道。星夜去請此人。救我一命。

按宋江背瘡非同小可。曰星夜則急迫。可知曰救命則危險。可知當時戴宗並未

奉令往他處勾當。何以不差戴宗同去論理。論情均屬。不合作者只顧中間突起。奇峯絕不顧及事實。作者之意以爲。若戴宗同去。則揚子江中殊難安頓。不知以作者之才。何難另撰一事。卽以此事有趣。亦何難安頓戴宗。而必不顧事實。何耶。迨後日張順偕安道全既渡揚子江。戴宗始姍姍其來。取甲馬拴在安道全腿上。先行趕回。聖歎批云。前若使用此法。何以有揚子江心一案。今若不用此法。何以使背瘡不誤日期。故知一筆一畫。皆有其故。一若山寨諸人預知有揚子江心一案。故不令戴宗同去。以免麻煩。又若預知艄公必不殺張順。必把張順丟下水去。然後再差戴宗去。不至誤日期也。者如此遷就。是之謂削趾適履。

第六十七回。宋江打曾頭市。李逵被曾昇一箭。正着腿上。身如泰山。倒在地下。花榮秦明。飛馬向前。死救歸陣。次日再戰。秦明被史文恭神鎗。刺着後腿股。倒下馬來。呂方等四將。死命救回。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使人送回山寨將息。

按當時何以不并李逵一同送回山寨去將息。是夜史文恭劫寨大敗。次日曾頭

市主曾弄下降書。宋江要求三條件。內一條。交出奪馬兇徒郁四保。又次日曾長官使人來說。若要郁四保。亦請一人質當。宋江隨即差李逵時遷等五人前去為信。前後不過四日。李逵箭瘡即愈。亦當將息。豈無他人。而必差李逵耶。如曰李逵皮膚有十重鐵甲之厚。王仁裕開天遺事云。進士楊光遠遊謁王公之門。千索權豪。遠慚顏厚。如十重鐵甲也。不似秦明之經不起鎗傷。何以前敘李逵倒下地時。加身便是疏忽。

第六十九回。宋江打東昌府。初次與張清交戰。俄頃間徐寧呼延灼等將。被張清用石子打傷。宋江道。馬軍頭領都被損傷。步軍頭領誰敢捉得這廝。第一個劉唐出戰。被打倒地。宋江大叫。那個去救劉唐。只見楊志拍馬舞刀。直取張清。

按楊志平日騎馬與否。姑勿論。但宋江明明說馬軍頭領都被損傷矣。楊志既騎馬。豈楊志獨非馬軍頭領乎。

又是日宋江收軍後。把中傷頭領送回山寨。及張清被阮氏三雄捉住。衆多兄弟都被他打傷。咬牙切齒。盡要來殺張清。請持子矛攻子之盾。

既脫稿。忽遇鄭君筆山。由京師來。告以近有改錯之作。鄭君曰。水滸信有可議處。余亟請益。因舉魯智深不識字而能識瓦官寺額。及無爲軍與江州距離甚遠兩事。不禁狂喜。爲補于後。

第五回。魯志深離了桃花山。走了五六十里多路。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抬頭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院。被風吹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內有四個金字。都昏了。寫着瓦官之寺。

按魯智深三拳打死鄭屠後。逃到代州雁門。在縣城內見一簇人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魯智深却不識字。只聽衆人讀道云云。魯智深既不識字。則此瓦官之寺四字。何以能認識。當於下文魯智深和史進再回瓦官寺。在寺外殺却邱小乙。崔道成二人後。趕入寺時。由史進口中說出。方合。乃聖歎批云。魯達本不識字。今忽

敍出四字。乃眼有四字之形。非口出四字之文。然則魯達。但知其形。而不知其音。義矣。然則此瓦官之寺四字。又誰傳出耶。如此曲說是之謂掩耳盜鈴。其深連字音

也不知。吾人尋碑野寺。於寺名有知之之必要。倘遇敗落寺院。模糊之牌額。猶須定睛看去。方能明白。魯智深粗魯萬分。何有於牌額。况不識之無。更何有於牌額之字。即偶然。禍入眼中。亦一瞥而已。但覺有一長方式舊版。豎在空中。豈復有橫直。捺之字形乎。而且自早晨到午後。走了五六十里。飢腸轆轤。如雷鳴。一遇寺院。巴不得緩步之理。如遊山者。積厨。那有從容。

第四十回。梁山泊頭領晁蓋等。分坐五隻船。當夜密地望無為軍來。約莫初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為江岸邊。又曰。江州城裏望見無為軍火起。蒸天價紅。當時黃文炳正在江州府裏議事。聽報謝了知府。慌忙下船。搖開江面。望無為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都紅。

按江州。即今江西九江縣。無為軍。乃今安徽之無為縣。地在安徽內部。東界蕪湖。西界廬江。北界巢縣。南界大江。大江之南。為銅陵縣。與江州風馬牛不相及。豈有當夜開船。一更前後。便到之理。更豈有無為起火。江州城裏望見潯湯江面。映得通紅之理。

作者不另謁一隔江之地而必遠取距離數百里之無爲殊覺疏忽或曰作者已於三十八回敘明江州對岸另有個城子喚做無爲軍矣四十回云云固無誤也曰地方爲固定的豈能任意縮之使近耶

後序

古人做完了一部書把自己做書的大意排在後面像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揚雄的法言王符的潜夫論劉勰的文心雕龍都是這樣後來失了古人的意思把自己的序排在前面我現在也未能免俗把我做這部書的大意也排在前面又因前面那篇序沒有說完所以再做一篇後序說是調和古今也可以說是畫蛇添足也可以

我因某書局出版的中學校用的白話文範他的編輯大意合着我的意思前序沒有說及所以不免要嘮叨一番他說道（我記得從前崇尚文言的時候不論做什麼書寫什麼信都帶着八股詞章家的口氣不是之乎者也一嘴的語助詞滿紙的

陳腐句。定是……）他又說道：（古時所作的小說說得出。達得出。寫得出。爽爽快。快。清清楚楚。不帶一絲文言扭捏氣。）他又說道：（可曉得白話雖比文言容易些。也要懂得些方法。纔能殼下筆仿造。倘然任意胡謔。忽像文言。忽像白話。詞意顛倒。語氣參差。那就不成樣兒了。）我因他這幾句話和我這書有點關係。我所以先把他的話引來安頓在這裏。然後再說我這部水滸改錯有兩個意思。因為現在白話文風行全國。全國中小學校大半是教白話文。白話文的材料當然要算是小說。小說最好的當然要算是水滸傳。現在中小學校的教員們沒有閒空的工夫去研究他。所以我把水滸傳錯誤的地方和聖歎錯誤的地方。凡駁聖歎錯處皆因正文有錯。連帶及其他不暇改正。惟二十三回批評太過。故特提出糾正。一一指出來。免得教員們授課的時候。或學生自修的時候。發生障礙和疑問。這是我第一個意思。要說明的和我所引的那些話沒有關係的。

我第二個意思是有關係的。因為我覺得憑他水滸傳好到什麼地步。究竟是小說

紀曉嵐所纂的四庫全書只有筆記小說沒有章回小說他把章回小說和八股文一例相看盡行刪除不著錄。四庫書對於時文（即八股文）只存欽定的一部這是拍馬屁沒奈何的事其餘的八股文半箇字也不登載這

是紀曉嵐的大識見當風行八股的時候我認爲這部水滸改錯不論好歹總含有一點遊戲的性質既然含有遊戲的性質所以任意胡謔忽焉文言忽焉白話之乎者也一嘴的語助詞且夫雖然滿紙的陳腐句不能做成清一色呵呢的嗎出色的文字只好帶一點八股詞章家腐敗的口氣這是我學問不濟的毛病只好自己慚愧罷了。

我是八股出身的做的文字自然帶有八股氣這是絲毫沒有錯的但是（從前不論做什麼書寫什麼信都帶着八股的口氣）這句話未免太冤了要曉得八股時代有界限從前二字沒界限我現在不說什麼苟况莊周李翱皇甫湜那班偏僻的人但說人人都曉得的孔子孟子韓愈柳宗元他們是周朝和唐朝的人那時節沒有八股是不是崇尚文言的時候他們做的書寫的信戴不戴八股的口氣（從

前不論什麼（都）這七個字簡直是劉元瑜一網打盡豈不冤哉枉也大概現在有一班人全不考查事實閉着眼睛一味盲說盲聽盲從還有一班人說伏羲畫卦倉頡造字以後便有入股文章真是笑殺人不要抵命

我說完了兩個意思還有幾句話要說明我做這部書不能純粹用白話文這是關係我的程度上文已經說過了那末爲什麼不純粹用文言文呢這也有個緣故因爲純粹的白話文可以插入文縷縷的字句譬如孽海花說的（他既要來螳臂當車我何妨去全獅搏兔）又（正好趁着這番大戰他一場借硝煙彈雨之場寓秋彌春苗之意）卽水滸傳亦屢見若純粹的文言文便絲毫不容混雜進去我改水滸傳的錯不能不將水滸傳的白話文夾敘在內一經夾敘在內便不能做純粹的文言文了所以夾七夾八的忽像文言忽像白話但不知像文言的地方有幾絲扭扭捏捏的氣像白話的地方能穀爽快清爽快清楚不這是一句話

還有一句話現在中小學校的學生功課太多就是有志保存國粹的也沒有功夫

去理會他。不要說偏僻的典故。就是從前通行的字眼。有時也不明瞭。所以我援照古人著書自注的前例。也把他注出來。以便一目了然。碰着要說明的地方。也把他注在本句下面。有時運用古書的成句。例如五十一回園翁溪友量晴較雨等句。出羅大經所撰的鶴林玉露。因爲一看便懂。便不必注明。這是自注的慣例。（若是注他人的書。便應注出）這又是一句話。

還有一句話。我有一個朋友。他對我說道。你這部水滸改錯。我不敢信。一定受社會的歡迎。因爲多數人的眼光。見一部新出的書。是大文豪的著作。臭的也是香的。反之香的也是臭的。揚子雲那麼大的才。可憐他官做得小。便影響到他的太玄經。這是天演的公例。不是有特別的眼光。是不能破除的。但我們做我們的書。開我們的心。那管他三七二十一。不過你這書可惜太少。我看得心花怒放時。又沒有了。我說。我因現在既把水滸傳作國文教科書。我既有一知半解。應當盡我的心。寫出來。供中小學校教員學生們參考。歡迎不歡迎。那管得許多。至於太少。這句話。那是沒奈。

何的事。因爲改錯的事。不比得詩文。成千成萬的。可以做去。要他有錯。纔有話說。我只知道。他有這麼多的錯。那能彀做出那麼多的書。你看周官辨非深衣考誤檀弓。疑問諸史。然疑史記。疑問王學質疑。這幾部書。都是一卷。其餘只有一卷的書。不知多少。子魚詰墨。不過數條。仲壬非韓。只有四則。我這一卷的水滸改錯。只怕他搔不着癢處。多少到不論了。這又是一句話。乙丑夏梅花生識

附錄

會稽章氏實齋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用本章氏言公之意。附錄本埠時報所載(蓬)(半知)(沈本淵)三君。對於本書評論之言於後。(以登報先後爲序)是是非非。胥聽閱者判斷。當吾世讀書人。若能賜以批評。及指出水滸傳中錯處。請仍登諸時報。將馨香祝之。

蓬君評曰。閱貴報之小時報內。有梅花生所撰之水滸改錯。頗爲精細。所改各錯。實係當日作者之未留心處。惟本日所改之第五十六回。只云應於坐到天明句上。再

加一句等語。愚意此層固見梅花生君之細心。然該節尙有小不合處。卽呼延灼一日在近桃花山句內之近字似與下文遠遠火把尙明及趕了二三里不見前面火把不知那裏去了等句不符。若云近字固不必一定指在二三里之內。然既遠遠望之。且趕二三里後竟失其所在。當然尙未逃入桃花山。是離山尙遠也。已趕了二三里尙不見桃花山。且在夜間最容易見之火把亦看不見。則呼延強人之遠又可想見矣。是呼延之距山當更遠。酒店則又遠二三里。何得云近乎。鄙人並不善看小說。故議論難免謬處。惟因梅花生君既撰此新評。則鄙人又何妨略提管見。梅花生君如以所見不差。請卽於該新評內加此一節。惟鄙人筆墨荒疎。辭不達意。幸梅花生君加以斧正。幸甚。丙寅九月。

半知君評曰。讀小時報梅花生君之水滸改錯。極爲拜服。惟間有數條與半知所得相左者。因列辨之。半知不文尙乞斧正。想執經問難。梅花生君當亦容納乎。

第十七回改錯（原文略下同）

按聞名不相識咫尺不相見亦常有之況宋江爲吏吳用教讀各有其責而一在城一在鄉平日無事相求卽無往來之機雖聞名而未謀面是不得謂出於事理吳用旣非安分秀才以前是否常在鄆城書未表明卽不得指其不識之爲錯且吳用有雖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晁蓋有吳先生不會得會之言至識三阮吳用曾在石碣村住過數年與之相交尤不得以彼例此

第十九回改錯

按酒肉魚菜爲筵席必備之要件盡人皆知何必一一寫之觀其自醞自出自有自養之自字爲表出山泊之富有也非泥指當日筵席之食品也

第五十九回改錯

按前此打青州華州高唐州祝家莊晁蓋每欲親自下山宋江總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一言爲勸作者於出兵之先旣熟寫此句矣何於此便疏漏乎抑宋江知此次之非輕動可不必勸乎且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

灘。餞。行。風。折。認。軍。旗。衆。人。失。色。吳。用。進。諫。上。文。或。可。謂。宋。江。偶。然。未。勸。至。此。但。云。衆。人。見。了。盡。皆。失。色。吳。學。究。諫。道。而。宋。江。絕。無。動。於。中。何。啞。口。無。言。乎。豈。亦。作。者。忘。宋。江。未。與。送。行。耶。則。前。云。宋。江。與。吳。用。等。後。云。宋。江。回。到。山。寨。是。作。者。明。知。宋。江。之。在。也。想。不。致。疏。漏。矣。或。謂。衆。人。失。色。宋。江。已。包。括。在。內。矣。則。上。文。何。必。曰。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此。文。何。不。曰。宋。江。與。衆。人。見。了。是。宋。江。非。衆。人。也。衆。人。無。宋。江。也。明。矣。且。下。文。有。吳。用。一。個。那。裏。警。搆。得。住。又。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宗。下。山。去。探。聽。消。息。於。吳。用。一。個。密。叫。戴。宗。等。字。裏。似。係。字。裏。有。眼。聖。歎。批。深。文。曲。筆。不。寒。而。慄。雖。屬。過。甚。謂。絕。不。足。異。愚。意。未。然。

第六十七回改錯

按李逵所傷是箭着腿上秦明所傷是槍刺腿股其傷之輕重不言而喻至如李逵之笨大（李逵有鐵牛之號）以身如泰山形容其倒亦無不合不能謂其倒即傷重全愈將息定須時日也至差李逵同去之意已於時遷口中帶出矣

第六十九回改錯

按馬軍頭領共有三十餘員之多。先打傷者爲徐寧、燕順、韓滔、彭圮、宣贊、呼延灼。六人。宋江道：馬軍頭領都被損傷，步軍頭領誰敢捉得這廝？此都字非作一概而解。況文中一一寫石子打法，並未籠統而言。則楊志及其餘馬軍頭領尙未出馬者之未受傷，可知且陣前救將間不容髮，不得謂令步軍出戰。馬軍不能相救之理。且宋江大叫那個去救劉唐，尤無拘何人。以後如關勝、董平、索超、林冲、花榮、呂方、郭盛之齊出，皆係馬軍也。至衆多兄弟都被他打傷，咬牙切齒，盡要來殺張清。一節其中如燕順打在護鏡，劉唐傷後被捉未送上山，楊志打在盔上，關勝打在刀口，董平於耳根擦過，魯智深打中頭上（智深或除外算）皆在東昌未送上山，亦不可謂十分矛盾也。丙寅九月。

沈本淵君評曰：友人王懷儂喜讀紅樓夢水滸傳說部，頗有心得。曩撰紅樓夢書後一篇投諸時報。李涵秋先生亟賞之。余讀梅花生水滸改錯辨論考據，並見精確。匪

具有隻眼者。烏能出此。因憶僕有論水滸兩則。爰迻錄之。以供世之嗜讀水滸者。
一。癸卯寅九月。

水滸傳居舊小說中價值不可謂不高矣。其筆法之妙不待金聖歎爲之解說。善讀書者自能領悟之。余童年卽喜把玩。至今過目不下百數十次。猶復斤斤有味。然全書亦有未盡善者。數處如下。該傳官階地理。雖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旣爲魯達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義時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過數程。楊志奚急行數十日。尙未至。又紆至山東鄆城。何也。一百八人原難鋪排。然亦必各見圭角。始爲著書體裁。如太史公漢興諸侯王是也。今於魯達林冲輩詳爲鋪敘。至盧俊義關勝輩乃天罡著名者。反皆草率成章。初無一見其長處。又於馬麟蔣敬等四五人層見疊出。初不能辨其眉目。太史公之筆固如是乎。至三打祝家莊後文字益加卑鄙。直與續無異。誠不可解也。雖然此亦不過其小疵焉耳。其妙處固不可以此而具廢也。
水滸傳之作固依傍正史而事蹟不能相符。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

宋江等犯淮揚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張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撓其鋒。聲言將至。張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于是募死事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按侯蒙傳雖有使討方臘之語。事無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擒。或藉其力。但其時擒臘者。據徽宗本紀。以爲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爲宣撫制使童貫。據韓世忠傳。則世忠以偏將窮追至青溪峒。問野婦得徑。渡險數里。擣其穴。辛興宗掠其俘。以爲己功。皆與宋江無涉也。陸次雲湖壖雜誌謂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像。又言江濟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時進征青溪。或用兵於此。裨乘所傳不盡。誣惟汪韓門以爲杭人。附會爲之。恐不足信。

#82
4.87540